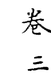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吳志 卷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吴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亮 孫休 孫晧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

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

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

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宂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

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内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宫材瓦以繕治建康宫而此猶有端門内殿吳録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宫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

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於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阯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槖皋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

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

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寛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屑屑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廹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

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曰於苑中習焉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

無緣有此黄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其求宫中莞席宫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黄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黄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姧也縁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吴歴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吴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

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

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濵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

亮廢巳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巳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

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

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

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因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林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己丑封孫晧為烏程侯晧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讓虛不許

十一

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緜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内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内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

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已已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敎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

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羡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

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税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戸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

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謡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吴錄曰或云休鴆殺之至晉太康中吴故少府丹陽戴顒迎亮喪葬之頼鄉以會

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吳歷曰是歲得大鼎于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勲及晧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為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𩃙𩃙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𩇕𩇕音如兕觥之觥字𩇯𩇯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㒮㒮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𡽬𡽬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𥏧𥏧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

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

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姧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

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

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楊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吳歷曰是歲青龍見于長沙白燕見于慈胡赤雀見于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

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莬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𩅦以託之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吴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内有重閤戸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懐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如棗許

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晧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晧宗孫休立封晧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晧當大貴晧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晧相善稱晧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晧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

宗廟有頼可矣於是遂迎立晧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
是歳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
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
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
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霬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
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晧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宫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晧既得志麤暴驕盈多

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輿布竊悔之或以譖晧十一月誅輿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晧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晧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

且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部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草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

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晧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吳録曰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

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憖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邉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録曰晧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治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

傳必紹行到溹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箓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秋七月晧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晧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吳録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晧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朂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忠説晧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晧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彊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

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晧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晧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葢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

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宫不利故晧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晧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闓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晧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晧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晧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冬十二月晧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秋九月晧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

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

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晧舉大衆出華里晧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謡曰吳天子當上晧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晧聞之

乃還

是歲汜瓚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瓚瓚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瓚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糧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犍為人炅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炅皆囚之孫晧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炅與吳軍戰殺前部督脩則陶璜等以炅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炅炅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炅詰之曰晉兵賊炅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炅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晧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炅長子

襲爵餘三子皆關内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吳録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晧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

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晧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晧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何定奸穢發聞伏誅晧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

帝舊人求還內侍晧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為威福而晧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晧晧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晧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邵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晧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晧愛妾或使人至市刼奪百姓財

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晧幸臣也恃晧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晧晧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晧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邉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

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𠴲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晧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晧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

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晧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晧酷虐微有所諫晧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

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晧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晧晧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荅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姧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晧許之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

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晧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晧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輿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晧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依縁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邉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

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晧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黄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

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刴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晧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晧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晧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

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

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鋭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

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鋤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

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

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晧殺岑昏晧惶憒從之干寶晉紀

曰晧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晧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如陛下將如之何晧曰何故對曰坐岑昏晧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晧駱驛追止已屠之也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晧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

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盖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江表傳載晧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目黄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

晧又遣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誡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遏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晧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伷以晧致印

綬於巳遣使送晧晧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晧窮廹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晧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邉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

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晧晧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晧弗從陸抗之克步闡晧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晧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晧死於洛陽吳録曰晧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

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晧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葢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徳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晧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

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極之勳絶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劒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故也況晧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寃魂洿室薦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僭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飇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恵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没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擥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

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鋭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而吳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

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内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殁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陳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

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

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受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虚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踞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

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葢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葢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鋭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

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是大邦之衆雲翻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闚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

已人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川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吴志卷三

吳志卷三考證

孫亮心自不安○太平御覽作心不自安

勸為亮納○太平御覽作勸權為亮納為妃

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臣龍官按以孫休永安元年與

皓元興元年例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未有

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臣浩按文義似應作召還

據等據等聞綝代峻大怒應重書據等二字

日於苑中習焉注緣遇燥矢故成亮之瑟○瑟監本作
惠令從毛本作慧然晉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
詔州郡伐宮材○宮材毛本作官材
孫休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于休宋本作干休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南郡宜作南部
大赦注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治民宋本作正
民民則宋本作民聽
又注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宋本然作休

癸未休薨注休寢疾口不能言○監本訛作日不能言今改正

孫晧宣明至懷注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孫休時太平御覽作景皇時

又注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西王冊府作西主

儼道病死注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太平御覽作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

九眞日南皆還屬注璜等怒面縛旲詰之曰晉兵賊○

兵字疑衍

送付建安作船注吏收疇喪○監本訛作更收疇喪今改正

太平始注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黄赤○七穿宋本作土穿

又注晧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宋本無為字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注傲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

法○表立監本訛作表正今改正

又注彈曲承言收繫囹圄○收繫監本訛作收累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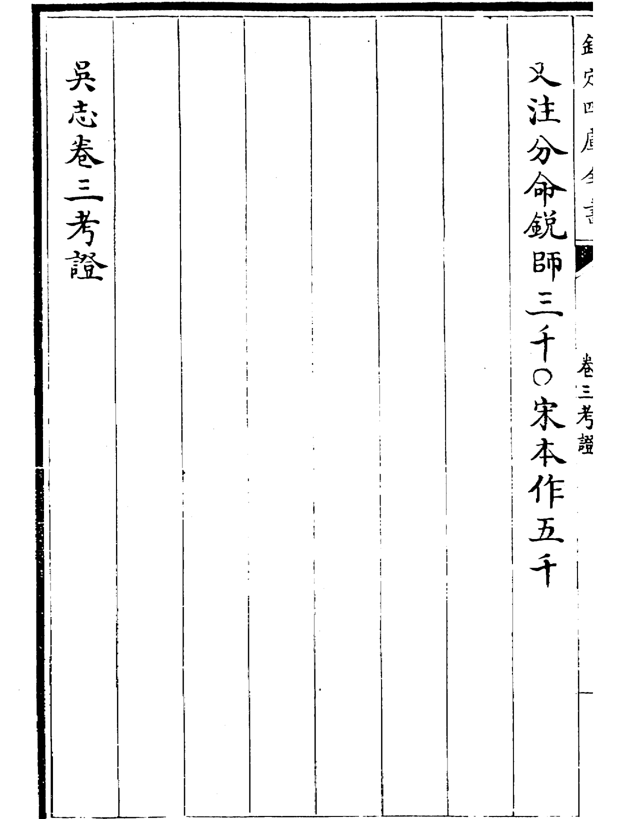
又注取小妻三十餘人○宋本三十作二十

所在戰克注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臣明楷按且夫二字疑衍或為巨先之譌巨先張悌字也下文悌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明為彼此相字

晧惶憒從之注晧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晧曰○謂晧宋本作請晧
延請相見注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太平御覽作皆拜郎中
五年晧死於洛陽○臣清植按蜀志於安樂公書曰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晧則書名書死亦見史法
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稼字疑衍
過厚之澤也哉注則天人殛之○宋本無人字

又注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宗祊監本誤宗枋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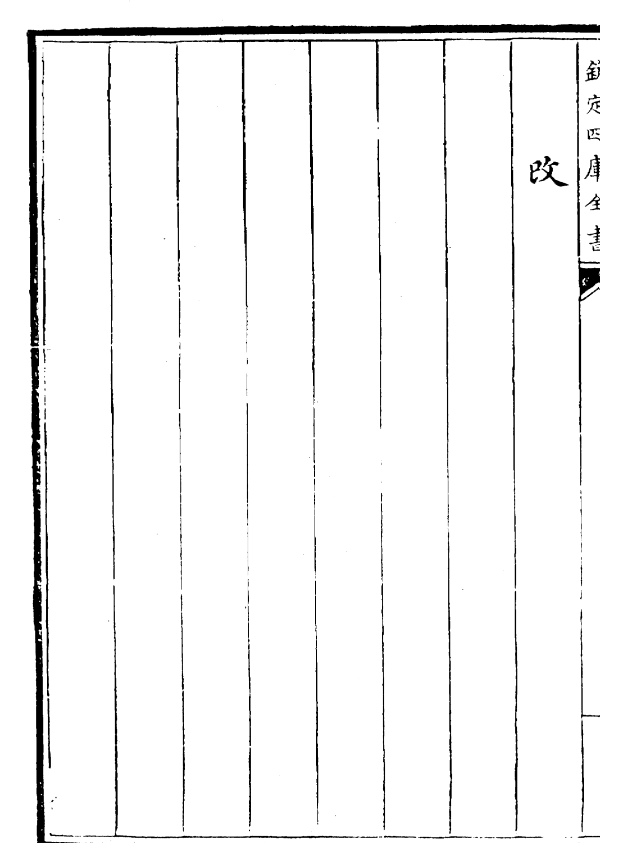
又注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何焯曰文選無鍾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臣浩按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譌鍾離牧為武陵太守以少衆討平五谿事在蜀幷于魏之後作牧為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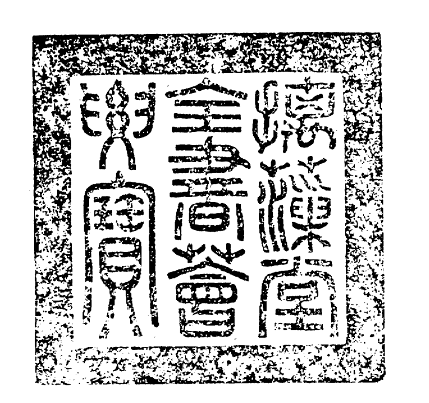
又注分命銳師三千○宋本作五千

吳志卷三考證

謹案第八頁前六行其宅上枯樹猶在據毛本上
作址
第二十頁前六行三年刊本三訛二據毛本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亡吳者公孫也刊本亡訛世
據毛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刊本口
訛日據搜神記改
第三十五頁前三行劉公刊本誤作翁据明監本



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吳志卷四五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十二　史部

吳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子徽　燮弟壹　壹子匡　鮹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

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若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勠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脱驂過人莫知馬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於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兖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

山陽太守岱縣皆有雋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繇年十九從父韙為賊所刼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

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廹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楊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晧笮音壯力反獻帝春

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晧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晧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黄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户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賔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偪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畧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晧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頼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

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
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心實
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欵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
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
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
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
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

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禄勳分平尚

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
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
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
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
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
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

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荅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

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

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

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黄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

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軍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

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刼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鈎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水者也即置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絶之

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横之人

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絶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

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亨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彦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變少游學京師事頴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别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黄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吴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歴年不遷會卓入闗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變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

九真太守（鮪音于鄁反見字林）鮪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寛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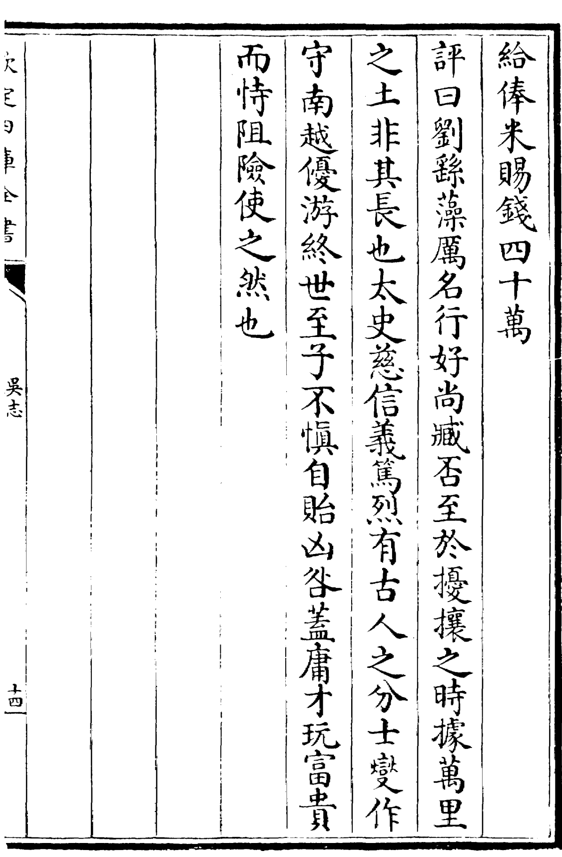
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

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
璽書曰交州絶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
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
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
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
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
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懐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

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荅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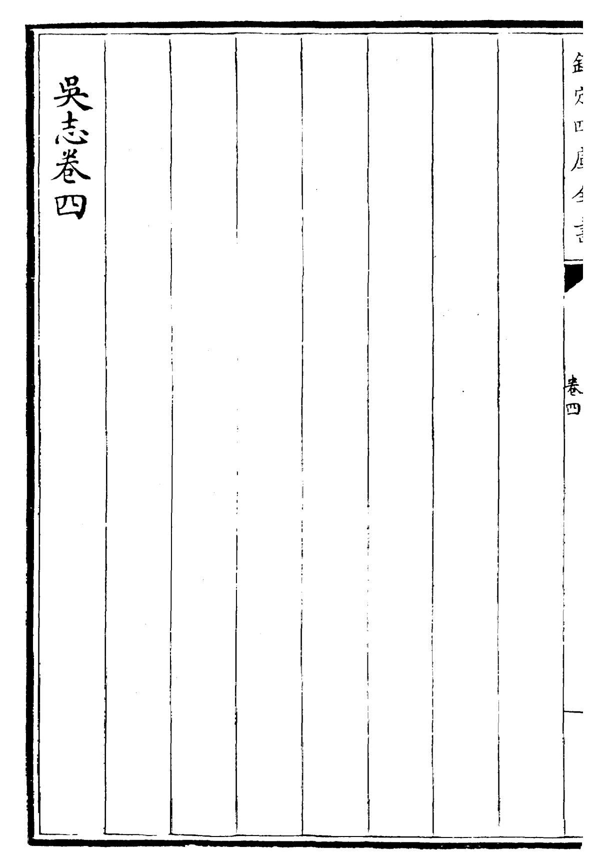
交阯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

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賔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聞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畧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為庶人數歲壹䵋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



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

吳志卷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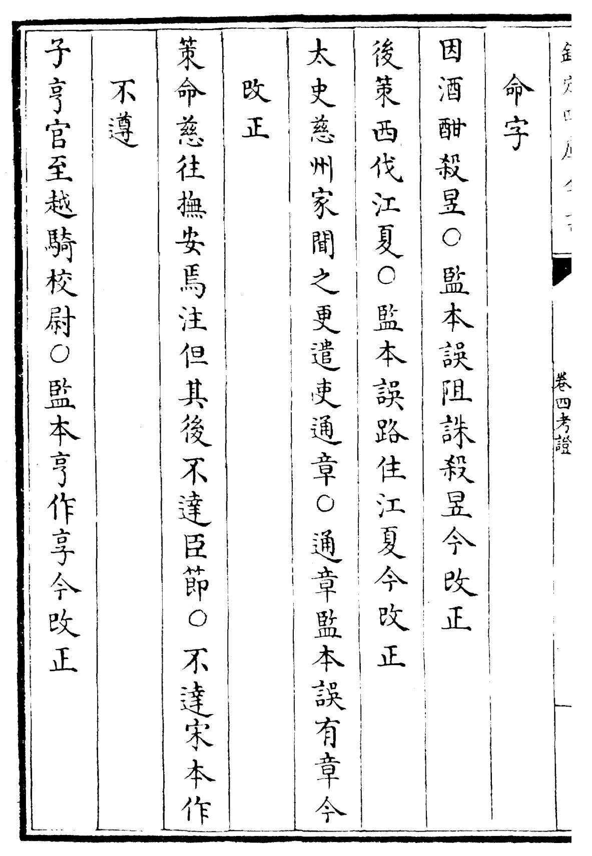
劉繇繇伯父寵為漢太尉注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民各本俱訛作氏今改正

又注八居九列四登三事○毛本作入居九列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循冊府作脩

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宋本作衆數萬人

殺太守朱晧注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冊府無



命字

因酒酣殺昱○監本誤阻誅殺昱今改正

後策西伐江夏○監本誤路住江夏今改正

太史慈州家閒之吏遣吏通章○通章監本誤有章今改正

策命慈往撫安焉注但其後不達臣節○不達宋本作不遵

子亨官至越騎校尉○監本亨作享今改正

士燮壹亡歸鄉里注會卓入關壹乃亡歸○闞疑作闟

鮪弟武領海南太守○海南宋本作南海

尉他不足踰也注捧其頭搖稍之○臣龍官按搖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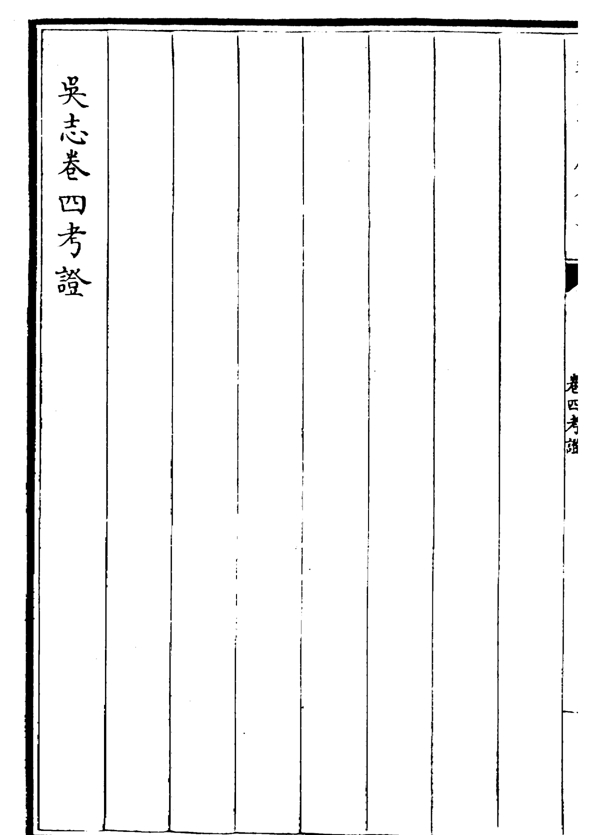
字不可解稍疑當作捎廣韻搖捎動也蓋謂捧其頭

搖動之也

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遙

監本訛作揺今改正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毛本無阻字



吳志卷四考證